

MEI JIE ZHU
梅节／著



梅节金学文存

瓶梅閒筆硯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MEI JIE ZHU
梅节／著

瓶梅閒筆硯

梅节金学文存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瓶梅闲笔砚——梅节金学文存/梅节著. —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2008. 2

ISBN 978 - 7 - 5013 - 3567 - 1

I. 瓶… II. 梅… III. 金瓶梅—文学研究—文集

IV. I207.419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4194 号

书名 瓶梅闲笔砚

著者 梅节 著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010 - 66139745, 66175620, 66126153

66174391 (传真), 66126156 (门市部)

E-mail cbs@nlc.gov.cn (投稿) btfxb@nlc.gov.cn 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

开本 787 × 960 (毫米) 1/16

印张 16.5

字数 200 千字

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013 - 3567 - 1/I · 217

定价 29.80 元

弁 言

《瓶梅闲笔砚》收录我研考、论述《金瓶梅》十四篇文章，其中两篇是附录。

从1984年中起，我从事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整理、校订，先后出过三个本子：

《金瓶梅词话》全校本，1988年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；

《金瓶梅词话》重校本，1993年香港梦梅馆；

《金瓶梅词话》校定本，1998年香港梦梅馆影印陈少卿抄阅本，

2007年台北里仁书局排印本。

三次校订，每次均记录版本异同，文字去取。校勘札记经删并得7400余条，汇成《金瓶梅词话校读记》，2004年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。

校订《词话》的另一项副产品，就是这里收录的文章。由于起步晚，着手整理这部古典文学巨著时已年近花甲，而且是利用业余时间，所以不敢把摊子铺得太大，一切研究均服从于文本建设。但对《金瓶梅》的一些基本认知，如作者问题、成书问题、版本问题、语言问题等，关系到整理工作的取向，也不能回避。本集文章就是根据文本校勘所得材料，试图回答上述诸问题。当然，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有先后，认识的程度有浅深，即使是同一论题，也有精粗、详略之分，

并非处于同一水平。大抵而言，《〈新刻金瓶梅词话〉后出考》、《〈金瓶梅词话〉的版本与文本》和《梦梅馆校本〈金瓶梅词话〉前言》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的金学观点。

《沪、津、京图书馆藏崇祯本〈金瓶梅〉观后琐记》是我研究《金瓶梅词话》下游诸本的综述。原先只观看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两个崇祯本，撰《上海图书馆藏崇祯本金瓶梅观后琐记》，交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发表。后来又看了天津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藏本，将获得资料加进去，题改作《沪、津、京图书馆藏崇祯本〈金瓶梅〉观后琐记》，但师大学报已排版，不便改动。这次结集，仍将京、津两本资料加入，改成今题，作为第二稿。

《“金学”海洋的历险者》是应《〈金瓶梅〉与我》编者之约，写于第一次校订《金瓶梅词话》完成之后，属早期的文章。其中有些观点，后来已析出另撰专文，但有些材料如关于清河地理环境及气候部分，也许仍有参考价值。《〈金瓶梅〉成书再探》则是过渡性论述，曾作为征求意见稿，提交2000年在五莲召开的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研讨会。但后来续撰的《〈新刻金瓶梅词话〉后出考》和《〈金瓶梅词话〉的版本与文本》，论述较充分，因此不作定稿，收入附录。

《说缅铃》与本集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大，但它揭示东南亚一项古老的性习俗，匡正国人自明季以来对缅铃的误解。香港作家古剑先生告诉我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福建读大学时，有的南洋侨生就有此类“装置”，很吓人。我的学长性学专家刘达临先生编撰性风俗史，似未将这项陋俗录入，但据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台湾的“人珠”却颇感兴趣。

开始校订《词话》时，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学者的论述，发现他引《词话》三段原文，有两段句读错误。读我国专家的文章，也时有类似发现。我于是产生一个想法：万事不如

文本急。比较起来，《金瓶梅》是谁写的不见得有多重要。打谈的记录也好，名公的创作也好，只有整理出可读的文本，使大众能领略、分享这部古典文学名著，才是重中之重。二十载耗尽心力整理此书，追求的就是这个目的。张爱玲对她的挚友宋淇说，“读梅节的校本，《金瓶梅》的好显示出来了”。这是一位视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如命的才女期待已久的惊喜。怎么“好”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梦梅馆“定本”《词话》虽然校正了一些错误，提高了可读性，但错误不少，我没有弄懂、留待解决的问题更多。王利器先生称《金瓶梅》为“有明之大百科全书”，我着手整理时深感自己知识不够。二十年后结束整理工作，仍感自己知识不够，也许这种感觉比原先更强烈。我希望有志于金学的青年学者接棒，将文本建设工作继续下去，正梅校本之失，补其未备，使《金瓶梅词话》具有更正确、更完善的文本。

丁亥清明前三日梅节于青衣岛梦梅馆

目 录

弁言	(1)
▶ 梦梅馆校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前言	(1)
▶ 《金瓶梅》成书的上限	(6)
▶ 《金瓶梅词话》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	(15)
▶ 《金瓶梅》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	(25)
▶ 从套用、窜改《怀春雅集》诗文看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作者	(60)
▶ 论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叙述结构	(75)
▶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“全璧”与成书下限	(94)
——今本词话第五十三—五十七回证伪	
▶ 沪、津、京图书馆藏崇祯本《金瓶梅》观后琐记	(118)
▶ 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后出考	(135)
▶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版本与文本	(173)
▶ 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问与答	(195)
▶ 说缅甸	(209)
附录一 “金学”海洋的历险者	(218)
附录二 《金瓶梅》成书再探	(235)

梦梅馆校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前言

《金瓶梅词话》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，也是最具争论性的小说。自诞生以来，贬之者诋为“市诨之极秽者”[明李日华·味水轩日记]，“当急投秦火”[明薛冈·天爵堂笔余]；赞之者誉为“伟大的写实小说”[郑振铎·谈金瓶梅词话]，“同时说部，无以上之”[鲁迅·中国小说史略]。其实，除去书中一些不雅的性描写，《金瓶梅词话》无疑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之奇珍，与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属同一水平的作品。《金瓶梅》接枝自《水浒》，《红楼梦》脱胎于金瓶；《水浒传》写江湖，《金瓶梅》写市井，《红楼梦》写上层贵族，均曲尽其妙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文学地位，亦居于二者之间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在文学史上至今仍是谜。欣欣子序虽有“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”的说法，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语焉不详，且亦不见早期抄阅者著录。后人指为王世贞、李开先、贾三近、屠隆等等，皆缺乏可靠证据。从本书的题旨、内容、取材、叙述结构和语言特征看，应属大众消费性通俗文学，以平话为主体，穿插演唱流行曲。其作者是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，可能与源流久远的“罗公（贯中）书会”有某种关系。现存今本词话，应为民间说书艺人的底本，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“耳录”[傅憎享·金瓶梅隐语揭秘]。

《金瓶梅》借北宋年号名色，刻划明代人情世态，开创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写实的传统。小说讲述在明季商品经济新潮中，一位破落户市棍，欺压良善，结交势要，官商通吃，飞黄腾达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最后纵欲身亡的故事。书中的清河，当是运河沿岸一个城镇。据书中称淮安、清江浦为“淮上”，称扬州为“下州”，称淮河为“南河”，生活场景接近南清河的淮扬地区。《金瓶梅词话》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、扬州、临清、济宁等繁荣、富庶的运河大码头上说唱，后来也传至运河南端的苏州和杭州〔明张岱·陶庵梦忆·不系园〕。听众多为客商、船夫、手艺人 and 市民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借树开花，从《水浒》武松打虎故事直接切入，开头有五、六回文字摭自《水浒》，其成书上限不能早于现存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的定型和刊行。书中写官哥、李瓶儿、西门庆之丧，用的十二个日、月干支，均隆庆五年八月到六年二月的干支；第六十八回提到的“南河南徙”，始于万历五年闰八月，此可视为词话成书的上限〔梅节·《金瓶梅》成书的上限、《金瓶梅》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〕。大概公元十六世纪末叶（万历二十年或稍后），词话一些不足本已在文人圈子中传抄。当时如王宇泰、董其昌、袁宏道、王百谷、文在兹、丘志充、谢肇淛、袁中道、沈德符等均有过录本。在辗转传抄过程中，开始形成两种本子，一为原民间艺人的十卷本，书名《金瓶梅词话》，有欣欣子序。一为经文士改编的二十卷本，书名《金瓶梅》，有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。十卷本《金瓶梅词话》虽更接近艺人原本，它的刊行却在文人改编的二十卷本《金瓶梅》之后。现存之《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是这个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〔梅节·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后出考〕。

二十卷本在万历末、天启初刊行后风行一时，书林人士

见有利可图，乃梓行十卷本《金瓶梅词话》。因所据底本也缺五十三至五十七回，乃采二十卷本由陋儒续撰的“这五回”顶补，并录入二十卷本之弄珠客序、甘公跋以作招徕。十卷本《词话》因底本讹误太甚，可读性差，梓行后并未引起注意，社会上流行的依然是二十卷本、包括后来有张竹坡评的第一奇书本。《词话》在清初尚有人提及，以后即寂然无闻。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，已属海内孤本。其后在日本倒发现两部，一藏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，一藏德山毛利栖息堂。另京都大学有残本二十三回，完整者七回。日本两部《词话》除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页曾换板外，与中土本同为一刻。

中土本有后人的朱笔校改与评语，全书朱墨灿然，东土本则保持素洁的原貌。1933年，马廉以“古佚小说刊行会”名义，募资将中土本影印一百零四套〔鲁歌·简说《金瓶梅》的几种版本〕。因钱不够，未能两色套印，只用单色，结果朱改变墨改，效果极坏。以后中国大陆即据此影印本复印和排印，造成失真。1963年，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据彼邦两部补配，影印配本《金瓶梅词话》，称“日本大安本”。1978年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按照原藏北京图书馆、现存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中土本之原尺寸大小出版朱墨二色套印本。但联经用作底本的不是原刻，而是傅斯年所藏的古佚小说本，复印经“整理后影印”〔联经本金瓶梅词话·出版说明〕，虽纠正古佚小说本据原刻本上朱批改正文的错误，墨改部分却未改正（可能没有发现），因此并不彻底。

《金瓶梅》过去被目为淫书，因为它“自然主义的”反映主人翁西门庆的淫行。从书中一些色情描写的间歇地重复出现看，显然是编撰者为吸引下层听众所添加的有味作料。如所周知，《金瓶梅》诞生的时代，是淫风炽盛的明季。远的

不说，万历以前几个皇帝，朱厚照（正德）是“属皮匠的，缝着的就上”，最后死于豹房。朱厚熜（嘉靖）求丹方，讲采补，服红丸，淫幼女，陶仲文即以方术膺三孤、封恭诚伯。朱载堉（隆庆）积年服春药，弄至虚阳举发，“昼夜不仆”，无法视朝。当时抗倭名将谭纶，一代名相张居正，均以服丹方御女致毙[明沈德符·万历野获编·佞幸]。上行下效，民间则流行淫器、淫药，浮荡子弟相率“养龟”。据明末清初佚名作者《如梦录》记载，明季开封有七家性商店（淫店），都开在抚按诸署附近，专售“广（景）东人事”、“房中技术”，能“助老扶幼”，“走马、乌须”。在这样淫靡的社会风气下，像《金瓶梅词话》这种大众消费性通俗文学，为迎合听众口味，穿插一些荤笑话、性故事，实不足为怪。何况《金瓶梅》与其他专铺叙床第的淫书根本不同，它的一些性描写只是作为书中人物感官生活的一部分，虽有夸张成分，基本上是服从于人物塑造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通过《词话》的暴露，人们可看到在过去那个时代的男人的性心理，看到两性关系隐秘方面女性的卑下和屈辱，也看到人性的不那么可爱的一面。如果把这些文字删去，作品将是残缺的，而且更会引起读者的好奇，效果适得其反。我们提倡青年人可以先看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些古典文学作品，待心智更成熟，再看《金瓶梅》，也许较为合适。

笔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事词话的整理和校点，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、较少错误的、接近原著的本子。选择以日本大安本为底本，覆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土本，校以日本内阁文库和北京大学之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、在兹堂本和崇经堂本之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；并先后参考郑振铎、施蛰存、刘本栋、增尔智、戴鸿森和白维国、卜键

诸本，兼吸收姚灵犀、魏子云、陈诏、李申、张惠英、张鸿魁、傅憎享、鲁歌、马征等专家研究成果，进行校订。1987年完成第一次校订，出版《全校本金瓶梅词话》；1993年完成第二次校订，出版《重校本金瓶梅词话》；1999年完成第三次校订，出版影印《梦梅馆定本金瓶梅词话》手抄本。详细情况可参阅拙作《〈金瓶梅〉词话的版本与文本》，这里不再重复。

本书在校点过程中，曾得到许多学者和专家的帮助。王修龄先生曾参加全校本校点工作，初校了三十五回至七十回，许桂林先生协助校点了后二十回及书中有关星相部分；冯统一先生协助校点书中词曲；陈庆浩先生参与商榷体例，并提供许多重要书籍资料；马力先生阅读了全书清样，撰写了《欲读金瓶有善本》的长篇评论。陈诏、黄霖两位先生为重校本作了简明注释，对广大读者阅读《金瓶梅》有莫大帮助。蔡敦勇先生对词曲部分进行覆校，有所是正。陈少卿先生花了三年时间，工楷抄阅三校定本，赋予《梦梅馆本金瓶梅词话》中国传统线装古籍的形式《梦梅馆定本金瓶梅词话手抄影印本》。至于对本书的出版表示关怀和鼓励的海内外师友就更多了，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可以说，梦梅馆校本是集集体劳作的成果，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个人不可能完成。自己深知，由于寡学浅识，本书在校勘与整理方面都不免存在许多错误，这只好留待后人来纠正了。

前言脱稿于丙寅除夜，刊于

全校本与重校本。癸未暮春改定，

刊于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出版

《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》。

《金瓶梅》成书的上限

《金瓶梅》产生的年代有两说：一为“嘉靖说”，一为“万历说”。“嘉靖说”最早，廿公跋已说“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”^①，沈德符《野获编》指为“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^②，屠本峻也称“相传为嘉靖时”为陆炳诬奏沉冤者“托之”^③。及至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郑振铎、吴晗始倡“万历说”。吴晗根据书中提到的一些财经、文化、宗教材料，如朝廷向“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”、佛道盛衰、太监焰炽、小令流行等等，断定“《金瓶梅》是万历中期的作品”，成书时代“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。退一步说，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，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”^④。吴说甚辩，然所据多属评估性社会资料，在时间上颇有弹性，并不能完全推翻“嘉靖说”。现在笔者也来凑个热闹，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材料，看能否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。

一、“新河”凿成的时间

《金瓶梅词话》本为“打谈的”的底本，这些说书艺人在淮安、临清、扬州、济宁等运河大码头上演唱。明清两代，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，国家财用兵食之所需，均取资江南，靠漕运转输。但运河也是一条极脆弱的水道，既受自然旱涝的影响，更受黄河水患的侵扰。统治集团为保持漕运畅通，花了庞大人力物力来治理运河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对明

代后期运河的情况相当熟悉，书中的“清河”，应是运河边上的城镇。《金瓶梅》虽“以宋写明”，但反映的运河是作者生活时代的运河而不是宋运河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的故事托始于正统、成化间，第三十回作者写宝光和尚从北京回常州原籍，却谓在“张家湾上了船”，“船过了宿迁，入了黄河”^⑤。运河从宿迁入黄，是明万历三十三年李化龙凿成泇河新运道以后的事，而这以前是在茶城和徐州。我们据此可肯定，作者写此书时，必定在明万历三十三年以后。我们是否也可以从《金瓶梅》有关运河的描述，找出确定其写作年代的证据呢？
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六回，安忱以工部主事（正六品）督运皇木，一年届满，升都水司郎中（正五品），奉敕修理河道。第六十八回过清河造访西门庆，西门庆恭维他“荣擢美差，足展雄才大略。治河之功，天下所仰！”安忱却大呻河防之难：

今又承命修理河道，况此民穷财尽之时。前者皇船载运花石，毁闸折坝，所过倒悬，公私困弊之极；而今瓜州、南旺、沽头、鱼台、徐沛、吕梁、安陵、济宁、宿迁、临清、新河一带，皆毁坏废北（汜）。南河南徙（徙）、淤沙无水，八府之民，皆疲敝之甚。又兼贼盗梗阻，财用匮乏，大覃神输鬼没（役）之才，亦无如之何矣！^⑥

载运花石，毁闸折坝，见本书第六十五回《宋御史结豪请六黄》，是北宋末年故事，与明无涉。但其中提到的“新河”和“南河南徙”，却大有干系。“新河”之凿成和“南河南徙”，都在嘉靖以后。

为讲清楚这个问题，先谈一下明中叶以后运河的变迁。

明清漕运，威胁最大的是黄河。从山东济宁至茶城一段运道，因接近黄河，常因黄河东决而淤塞。从茶城到清口五百多里运道，黄河也就是运河，一旦黄河决口，运道即“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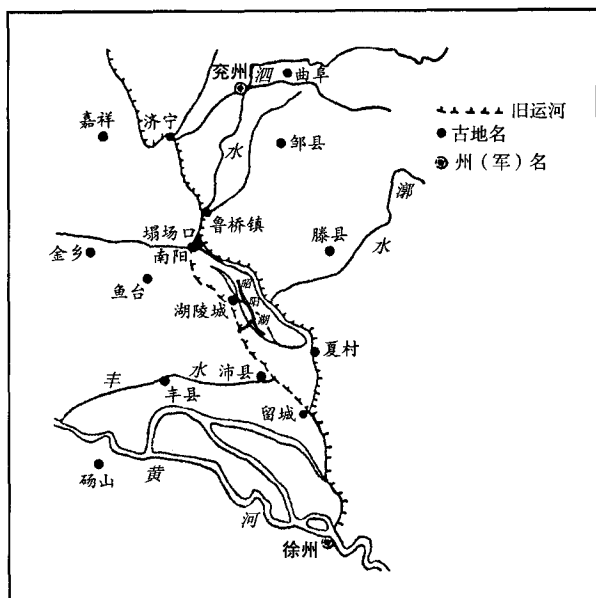
沙无水”。明中叶以后，河臣们逐渐认识到，要保持漕运畅通，就要尽量避开黄河，实行“避黄行运”和“黄运分道”。运河的改道工程，从明嘉靖开始，到清康熙中完成，一共三期。第一期工程，就是隆庆初完成的“新河”。

明隆庆以前，黄河多决河南、山东间曹县、单县、沛县、城武一带。徐州至张秋一段运河，时常淤塞，成为漕运的“瓶颈”。嘉靖七年，为“避黄行运”，廷议南起留城，北至南阳，沿昭阳湖东丘陵边缘，另凿一条新的河道。但开工不久，即因旱灾而停止。嘉靖四十四年，黄河大决沛县，漫昭阳湖，运道淤塞百余里。督理河漕尚书朱衡巡行决口，发现原运道已成陆地，而嘉靖七年所开凿的新河道“故迹尚在”，因地势较高，未受影响，乃决定继续开挖。隆庆元年“五月己未，新河成”^⑦。“新河自留城而北，经马家桥、西柳庄、满家桥、夏镇、杨庄、朱梅、利建七闸，至南阳闸合旧河，凡百四十里有奇。”^⑧（参见图一）这段河道当时人称“新河”，或加上地名叫“夏镇新河”、“南阳新河”，或加上人名叫“朱尚书新河”。新河凿成，是漕运一大成就。徐阶撰《新河记》，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贾三近等均有诗志庆。^⑨

新河既成，运道大通。安忱提到的鱼台、（徐）沛、沽头，均在旧河。隆庆元年，“移沽头主事于夏镇驻扎，管理新河一带”^⑩，旧河后即渐废圯。万历间又自新河夏镇（村）南之李家港至邳州直河口，凿成二百六十里新河道，这是“脱黄”的第二期大工程；第三期工程是康熙间凿成的自骆马湖经宿迁、桃源到清河的一百八十里的中运河。

二、“南河南徙”始于何时

首先需弄清楚何谓“南河”。与河漕有关，明人所说的“南河”，有以下数义：



图一 隆庆元年凿成之新河示意图
(采自水利出版社《黄河水利史述要》)

第一，指从清口至瓜洲、仪征这一段江北运河。《明史·河渠志三》：

淮、扬至京口以南之河，通谓之转运河；而由瓜、仪达淮安者，又谓之“南河”。由黄河达丰、沛，曰中河。由山东达天津，曰北河。由天津达张家湾，曰通济河。而总名曰漕河。^①

由瓜仪至淮安这段运河，官方称为“南河”，民间则称为“里河”或“里运河”。

第二，指南河郎署及所管辖地区。明代为确保漕运畅通，将运河分段管治，最初大概只分南北，自丰沛以北为“北河”，以南至瓜、仪为“南河”。后来又将清口至丰沛一段，划出为“中河”；天津以北为“通惠河”（即通济河）。据

《南河全考》，正德间，始设置总理河道大臣，“其沿河分理河务，则有工部郎中三人：北河张秋一，中河吕梁一，南河高邮一。又通惠（河）员外（郎）一人”^⑫。为《金瓶梅》写序的谢肇淛，万历四十一年，即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，著有《北河记》及《北河记余》，相当于安枕的角色。管河郎中三年一任，皇帝赐与敕书。安枕所言，与史合。

南河郎署原设萧县，正德元年移高邮。万历五年，划分出中河后，南河所辖区包括淮安府之清河、山阳、安东、盐城，凤阳府之泗州、盱眙，以及整个扬州府。所以南河郎署所辖，不仅是苏北运河，还包括从清口到海口这一段黄河及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。

第三，指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。天启《淮安府志·河防》：“南河，即泗州来淮河。”^⑬“南河”是相对“北河”说的，“北河，即今外河”^⑭。“外河”又是相对“里河”说的，《明史·河渠志三》：“明初运粮，自瓜、仪至淮安谓之里河，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”^⑮。谈迁顺治十年赴京，其《北游录·纪程》云：八月丁卯，晡后放舟渡淮河。“淮自泗州龟山，萦回至此入于海。出泗州曰南河，宋入汴故道也。出清口曰北河。”^⑯说得尤其明白。

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，东经凤阳、泗州，转东北越山阳、清河趋安东入海。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，自济宁、徐、邳经清河入于淮。会合口古称泗口，即后来的清口，又称清河口。泗水虽为淮河支河，古代在南北交通上却极具重要性。《禹贡》已淮泗并称：“浮于淮泗，达于河（黄河）”；“沿于江海，达于淮泗”，由于这两条河一从西南，一从西北交会于淮安郡北，所谓“淮泗环带于西北，湖海设险于东南”^⑰，淮扬地区居民，特别是山阳、清河一带的居民，便合称淮、泗为“两河”，分称“南河”、“北河”。及黄河夺泗，仍此旧